



玉鳥 殷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金雕 新石器時代 河姆渡遺址出土



背負日月的金雕 新石器時代 河姆渡遺址出土



西漢 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帛畫

太陽之德

林巳奈夫*

【摘要】廣漢市三星堆遺物坑中出土青銅製太陽之樹，其立鳥均已被分解，鳥翼尖端遭到刻意損毀。在立鳥底部的花蕾狀圖案上並嵌有囿紋，這是爲了避免穢物靠近太陽之鳥。囿紋以太陽迴旋光芒爲原型，具有太陽的力量，以光與熱再生並化育萬物。太陽之鳥運行於世界，具有將太陽之德散播於世界的作用。刻意毀壞太陽之鳥，其目的即在於消除敵國的布德者。太陽之德的象徵到了殷商後期演變成爲圓邊方形的形象，在西周中期的青銅器裝飾中則與山形紋相結合，西周晚期之後逐漸消失。不過在西漢馬王堆一號墓帛畫中依然可見太陽之德的標記。由於這個標記的象徵性，可知馬王堆一號墓帛畫所表現的主題爲死者復生時的宴飲情景。

關鍵詞：三星堆 太陽之德 太陽之鳥 山形紋

1998年中國四川省省會成都北方30至40公里處的廣漢市，發現了兩座長方形遺物坑。一號坑約長五米，寬二米；二號坑僅長約四米，寬二米。坑內裝滿了銅像、青銅器、武器、玉器、象牙等寶物。這是為了祭祀戰勝，火燃戰利品的殘跡。①拜此野蠻行為之賜，留下遭受破壞並燃燒過的稀有遺物。

其中令人深感興趣的是所謂每日均有一隻日鳥飛去的太陽之樹，為青銅製模型。其中一樹復原成如圖1所示。太陽之樹以青銅鑄造，在類似傘架的三足座上裝上了樹幹、樹枝、鳥等配件組合而成。太陽之鳥等已經被分解，所有的鳥在重要的鳥翼尖端均被折斷並完全分解。復原之後共有九隻鳥，僅有一隻忘了折斷羽翼（圖2）。像這般有鳥將飛去的大樹，雖然已可見於西元前後左右的地理文獻，但卻是首次出現實物模型。關於這種太陽之樹已有一些說明，徐朝龍推測應該是可見於傳說中的若木。②雖然文獻記載與出土品在細部上並不符合，不過大致上可以接受。

* 京都大學名譽教授，日本學士院會員

①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②徐朝龍，〈中國古代における「神樹傳說」の源流—四川省廣漢市三星堆遺蹟出土の青銅器「神樹」を中心に〉，《日中文化研究》第六號（1993），頁196-198。

不過若依據這種想法，令人不解之處在於三星堆的太陽之鳥具有粗而彎曲的鳥喙，頭上並有象徵鳥羽的冠。在長沙馬王堆出土的漢代帛畫，太陽之鳥雖然也畫得較大，但是嘴部平直頭上並無冠羽，未見三足而是作二足。這正是鳥，也就是太陽之鳥。這顯示到了漢代一般的看法有所改變。更久之前認為太陽之鳥為金雕，並非三足鳥。新石器時代太陽之鳥可見於離四川略遠的地區。在浙江省餘姚河姆渡的骨製刀，其刀柄處的雕刻中有一對分別背負著太陽與月的鳥，嘴部彎曲，為戴羽冠的金雕（圖3）。由此可知，自西元前五千年左右起在中國廣大的地區中已經有背負著日月，嘴部彎曲並且頂戴冠羽的金鵬。

不過，請仔細觀察圖4由樹枝上所拆解下來的立鳥。金鵬伸出利爪，佇立於樹的新芽或花蕾上，在芽的底部並嵌有圓環。這與圖一的全圖中所見所有的金鵬相同。樹芽或花蕾上均有嵌環，這究竟意味著什麼？在該環的中心除了圓孔之外，尚有如同光芒旋轉並作放射狀的透雕（圖5）。當太陽受到其他的光源照射時，光線雖應該是直行，但有時卻會看似作放射狀彎曲。曾向解剖學者的友人詢問，但並沒有得到確實會如此的答案。無論如何，確實可見到似乎正在迴旋。筆者將這種紋樣稱為囧紋。^③這是因為在甲骨文、金文、篆書中有這種圖樣的文字，並被讀為囧。雖然馬承源稱之為火紋，但「火」字完全為另一種字形，恐有誤解之虞，因此筆者不採用此說。筆者描繪被稱為囧紋的圖案時，先畫般後期的中心圓，其次在圓的周圍逐次添加上迴旋放射紋（圖5）。在殷商時期已經意識到此紋樣為羽毛迴旋的紋樣。

那麼為何這個有紋樣的環嵌在太陽之木樹枝的前端？這是為了不讓穢物靠近太陽之鳥所佇立的枝頭。無論是銅器或玉器，都要避免天神或賓客等身份高的人物等所要享用的飲料或食物受到污染。^④作為飲用器具的爵，這種紋飾立於注口兩側飾於頂部，也是為了監視並避免通過兩柱之間的酒遭受汙染（圖6）。將這種符號排列在鉞或戚的刃上，則是為了阻擋敵方或罪人的不潔等等，在此無法一一列舉。

得以除穢的原因，在於停在上方的太陽之鳥，另外重要的是嵌環的木芽或花蕾。以太陽迴旋光芒為原型的囧紋符號，無疑地具有太陽的力量，以光與熱

③ 林巳奈夫，〈殷周時代の幾何學的な紋様一、二について〉，《東方學》二六輯（1963），頁1-3。

④ 林巳奈夫，〈殷、西周時代の威嚇的圖柄〉，《史林》八一卷六號（1998），頁154-169。

照射，再生並化育地上萬物。藉由嵌上凹紋所要守護的是太陽之木的芽或蕾所具有「再生萬物，增進生長的力量」，換言之也就是太陽之德。太陽之鳥運行於世界，為將此太陽之德散播於世界的主角。聞一多曾對於德這一字作了以下的敘述：⑤

謹案：《莊子》〈天地篇〉曰「物得以生謂之德」，《韓非子》〈解老篇〉曰「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此「德」字意同，故下文曰「死則又育」，育即生也。月之生死，斥生魄死魄（西周金文用語）。《越絕書》「魄者，生氣之源也。」生氣之源與德字義正相應。⑥

太陽在一日中調節光與熱的供給量，藉由在一年中調節春夏秋冬供給量的多寡，促成動植物生長與衰亡的循環。其德量多寡的調節，正依存於太陽之鳥所散佈的德量。

因此得到以下結論：藉由消除該國散布德的角色，可以傷害遭到亡國的敵國人民。由太陽之木飛出的立鳥幾乎完全遭到毀壞，其實頗為合理。

正如同在發掘坑中所見，此以太陽之德為中心的太陽信仰似乎被破壞地相當徹底。由祭祀坑所發掘的資料可見其殘跡。象徵財富的象牙與玉器遭到掠奪並完全燒毀。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無法並存，當然毀棄了受侵略者的神像或王侯貴族的銅像。天神將太陽之德施於人民，其形象（圖7，額上附有木芽或花蕾狀）當為人民所祭祀，但是卻意外地尺寸小且數量較少。這種對敵方友善的天神遭到刻意毀壞。取而代之的是較大且不少有貼金的國王或貴族像，遺留下來的數量甚多。而被認為是有德之神者呈平面狀且尺寸較小，具有明顯的差異。雖然此四川文化一舉滅亡令人感到惋惜，但是被滅亡的一方當也有促成亡國的禍因，為政者當有所疏失。在這未開化的野蠻時代並未以霸權主義與掠奪主義的殷商為模範，顯得將時局看得過於簡單。

不知這個被滅亡的四川文明留下什麼。若根據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於此之後，故以此為因）的謬誤邏輯，四川的德治主義滅絕，所以周圍的德治主

⑤ 聞一多，《聞一多全集選刊》卷二，《古典新義》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頁32。

為對於《楚辭》〈天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一句的解釋。

⑥ 林巳奈夫，〈佩玉と綬—序說—〉，《東方學報》四五冊（1973），頁31-32。

義得以萌芽。若真能如此倒是令人慶幸。

如圖7所見額上附有木芽或花蕾狀的神像，在中原並非完全沒有，留下了少數的例子。也有如同圖8的例子。另外有許多如圖9至11的例子。圖12出自石器時代薛家岡文化，當為偶然的類似。

如上述所見，殷商後期之後在中原成為木芽或花蕾一般具有太陽之力的象徵，將太陽象徵化，成為圓邊方形動物之眼的形象。

到了殷商後期青銅器的鑄造逐漸盛行並鑄造出複雜的型態。製作了類似將蕈類的傘柄由傘下切除一般，造型奇特的動物角。由於如同壺一般在下側隆起，因此被稱為壺形角。也使用在龍或鳳上。在相當於蕈柄上部切口處，即壺形角上側還出現了畫有光芒向四方放射的星形紋樣（圖13）。由於在狹小的面積中畫出星形並不容易看，也有將星形製成立體狀（圖14）。如同將打開的手掌附在壺形角上一般，確實是奇特的造型（圖14）。在掌形的正中央，成為圓邊的方形立體眼狀物。在正中央突起圓邊方形以作為太陽的象徵。其造型固然奇特，但若是藉由掌←光芒←動物之眼（太陽）←蕈的傘柄←其台座，這樣的方式來解讀，則不能說有任何特別之處。

這種的造型一旦盛行並大量製作（圖15），則原型逐漸被遺忘並出現變形。相當於掌狀的中指與小指突起，正如同植物托葉一般的形狀向外翻出（圖15），粗大的壺形角莖，如同花莖一般作細長波狀造型（圖16），令人感受到似乎有意回歸四川時代的先祖。此外，在正中央圓邊方形的眼狀變成較淺的白點。又掌形正中央的三指變細，三指變得如火柴棒一般地細，下側略為變粗的部分還些微保留了原型的面貌。短而細長的莖均變為篆書「皇」字一般的型態（圖18、19）。托葉保留了至這個階段前所見作上反或作下反狀，說不定可視為原來木芽或花蕾造型的遺留。

接下來要談上述動物眼睛的紋樣，在西周中期的青銅器中與波狀上下起伏的帶狀紋樣一同出現。不過應該先說明這種紋樣的意義。

筆者將這種波形帶狀紋樣稱為山形紋。這是因為可以與先前的太陽紋一併強調出其中的意義。筆者稱為山形紋的紋飾出現在圖17的西周中期青銅器上。一般而言與其他紋飾一同使用。在較早的殷周早期並沒有山形紋。最早出現在圖17所見西周中期的青銅器。僅有帶狀紋飾，為起（山）伏（谷）的波狀紋樣，山或谷中都沒有填入任何裝飾，不過稍後則在山或谷中加入了其他紋飾。

僅由這種原初的型態或稍晚在其中加入其他裝飾的造型，很難掌握其中的意義。不過在時代稍晚的青銅器中則可以發現相關之處。圖18、19為較晚的戰國時期的遺物。地面上的山紋隆起並植有樹木，山腳下則有造型奇特的怪獸。這是與我們所住的世界不同的域外，或是時代不同的太古神話世界。在有別於我們所居住的世界中畫出了這樣的山形紋。

晉朝曾有關於土石生長的傳說。在《山海經》〈海內經〉中，關於「息壤」的部分郭璞引用《開筮》來說明：⑦

漢元帝之時，臨淮徐縣，地踊長五六里高二丈，即息壤類也。

可能是由於地震或某種原因造成地面隆起，文中似乎解釋為土地生長。即使是不可能發生的事，但當時相信土地也會生長。何況更近於古代的西周時期可能也是如此。不僅是動植物，土或石也會成長，確實是十分奇特。青銅器所裝載的物品令人欣羨，因上述的期望當有可能。或許是因為當時普遍認為沒有像這麼優越的紋樣，因而廣泛流行。

由山形紋所圍繞的紋樣種類並不多，但究竟是期望著什麼，要找出來頗為困難，有待另外撰文討論。

不過山形紋與篆書「皇」字字形相近（圖20、21），和本文密切相關，不能省略。兩者均為在圓邊方形的下方附有短莖，其上左右兩側有托葉，近於木芽或花蕾一般的植物紋。目紋上有三道或四道光芒，底部略粗，這個特徵略與圖15的角狀類似。在眼睛中出現光芒與托葉的造型，與古代以木芽或花蕾的形狀為造型的太陽之德，即太陽光與熱的本源，在型態上並無太大的差異。取代太陽的是圓邊方形的眼睛、光芒、托葉形等。不同之處僅在於整體的印象。即使有粗細上的差異，三道或四道的光芒、眼珠、托葉等均沒有改變。圖20、21中以篆書「皇」字形與山形紋相重合，就「生長」這一點而言兩者在意義上有相通之處。

其次的圖25、26、27與上述例子有所不同。圍繞著山形紋低谷的大眼、

⑦小南一郎，〈大地の神話—鯀・禹傳説の原始—〉，《古史春秋》第二號（1985），頁8-15。

莖、托葉，均為已知的圖案，但是立於上方的圭形究竟為何物？

到了西周前期後半，嘴部彎曲的鳥形在頭上戴有如同尖狀戈刃的圭形物（圖22、23）。這圭形究竟是什麼？雖是漢代的文獻，《白虎通義》〈文質〉一章中記有：

珪者兑上，物象皆生見于上也……。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潔也，上兑陽也。

文中所使用的陰陽概念為戰國以後的詞彙，不過以圭上端的發光來比擬植物萌芽時的型態並稱之為陽，這與四川所見作為再生象徵的木芽或花蕾形，具有相同的意圖。在山紋谷底部加入較大的圓角方形的太陽象徵，在有許多例子中並加上下伸展的托葉與莖形紋樣（圖24、25、26）。在圖24、25中甚至在圭的上端填入日紋。這正是如同之前反覆所說的是為了強調出其作為日德的象徵。

這些符號中在圭的兩側並加上了寬大的羽飾。圖27、28為殷後期飾於動物頭鼻處的圭，開始纏繞上細長的羽紋。

上述以圭與太陽之德為組合的符號在西周晚期之後逐漸消失。雖然似乎與此沒有連續，但在戰國以後至漢代經常出現木芽或花蕾一般的簡單紋樣（圖29）。說不定在三星堆中所見的植物紋傳統，在某處曾延續下來並在後來重新復活。我想已有不少讀者已經注意到這種植物紋在中國的戰國至兩漢時期廣泛流行的現象，當無詳細引用說明的必要。

不過唯獨不能省略的是圖30馬王堆一號墓帛畫。根據一同出土的封泥可知為前二世紀西漢的遺物，墓主為長沙王之妻。^⑧帛畫覆蓋於墓主棺蓋上，型態類似有袂（衣袖）的日本和服，以鮮豔的色彩描繪，保存狀況頗佳。上段為天國世界，日月佔據了很大的部分。由於與現在的問題無關暫且不談，要討論的是天國入口處，門的底部。天國之門的兩側有作人物型態的門衛，看著下方。門柱上有雲豹（*Felis marmorata*），這也不能省略。在《楚辭》〈招魂〉中曾歌詠：

^⑧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上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頁156-8。

魂兮，回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歸來！往恐危身。

召喚死者之魂不要到這般危險的地方。如帛畫所見，此召喚已經傳達，帛畫中表現了死者由天門而來並下降至下界的情景。圖版上段有墓主，老婦撐杖與前來迎接的兩人相對而立。在其上方懸掛天蓋並有鳥展開羽翼。圓首有耳，可知為漢文中的角鴟。漢代《淮南子》〈說林訓〉中記有「鼓造辟兵」，為防範兵器之神，作為守護神運用在畫像石等中。^⑨這當是為了守護女墓主而懸掛。

這裡要注意的是天蓋傘柄的上端處。上面附有甚大的飾物，為本文所要討論類似木芽或花蕾的紋飾。由於墓主人的社會地位甚高，理所當然以懸掛傘蓋來彰顯其威勢。不過天蓋傘柄的上端處的飾物畫得特別大，明顯具有刻意要吸引觀者的意圖。如果注意到這一點再來重新檢視，就會發現墓主如生。由於這個標記，使得墓主的魂能例外地回到地上。這是因為在天蓋所見的這個標記為太陽之德的標記。太陽之德的標記能將已死之物再生。人再生之後不應在空中飛翔。在天門下以磚建造堅固的臺座，使人物能安穩地站立於上。這個磚造的臺座立於壁的上方，此壁並為通達至天上的雙龍所貫穿，壁上吊著類似綬的飾物，下方還懸掛了珩。下側所排列的人物當是其家族，可見到鼎、壺等正完成了宴飲的準備。人已死，而所準備的宴飲為何？《楚辭》〈招魂〉中可見：

魂兮，歸來！反故居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
。……室家遂宗，食多萬些；稻粱稊麥，挐黃梁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
。肥牛之腱，臠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臠鼈炮羔，有柘漿些。
(其後還接續了許多豐盛的佳餚)

馬王堆一號墓帛畫中所畫的即是假使（萬一）死者復生歸來時，歡欣祝福的宴飲之圖。

（翻譯：林聖智）

^⑨林巳奈夫，〈中國古代の目頭と目尻の下った目—鴟鴞神を中心として〉，《泉屋博古館紀要》第一八卷（2001），頁1、16-18。

編按

京都大學名譽教授、日本學士院會員林已奈夫教授慟於年初病逝日本，享年81歲。先生自數年前因腦栓塞中風，以來更甚往昔努力筆耕，除撰寫大量論文發表之外，並出版多冊專書。此次刊載於本刊的論文是去年先生應本刊主編的邀約所撰寫的文稿。譯者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林聖智博士。

圖版出處

圖1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圖120

圖2 同上，圖121

圖3 浙江省博物館，《浙江文物》（杭州，1987），圖23所繪

圖4 朝日新聞，《三星堆 中國5000年の謎—驚異の假面王國》（展覽會圖錄）（東京：朝日新聞社，1998），頁96

圖5 林已奈夫，〈殷周時代の幾何學的な紋様一、二について〉，《東方學》二六輯（1963），圖1-5

圖6 京大人文研考古資料

圖7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圖71、72

圖8 孟憲武，〈安陽三家莊發現商代窖藏青銅器〉，《考古》（1985），圖三

圖9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9玉器（北京：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圖版75

圖10 （左）京大人文研考古資料 （右）黃濬，《鄴中片羽》下（北京：通古齋，1942），29

圖1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圖161-1

圖12 安徽省文物工作隊，〈潛山薛家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82年3期，圖24

圖13 京大人文研考古資料

圖14 石璋如，《小屯 第一本 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丙編 殷墟墓葬之五 丙區墓葬》上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0），圖版102-1

圖15 京大人文研考古資料 波士頓美術館

圖16 奈良國立博物館

圖17 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西周 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35

圖18 郭寶鈞，《山彪鎮與琉璃閣》（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圖29

圖19 淮陰市博物館，〈淮陰高莊戰國墓〉，《考古學報》1988年2期，圖25

圖20 郭寶鈞，《山彪鎮與琉璃閣》（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圖29

圖21 Pope, J. A. et al., *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vol. 1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67), pl. 76.

- 圖22 劉雲暉，《周原玉器》（台北：中華文物學會，1996），頁85
- 圖23 瀧節庵、內藤湖南編定，《泉屋清賞》第三二卷，西周中期尊
- 圖24 羅西章，〈扶風出土的西周青銅器〉，《考古與文物》1980年4期，圖12-1
- 圖25 陝西文物管理處，〈陝西長安文物新曜村、馬王村出土的西周銅器〉，《考古》1974年1期，圖74-1
- 圖26 陝西省文物局、中華世紀壇藝術館編，《盛世吉金：陝西寶雞眉縣青銅器窖藏》（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頁36
- 圖27 京大人文研考古資料
- 圖28 京大人文研考古資料
- 圖29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上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圖114
- 圖30 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上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圖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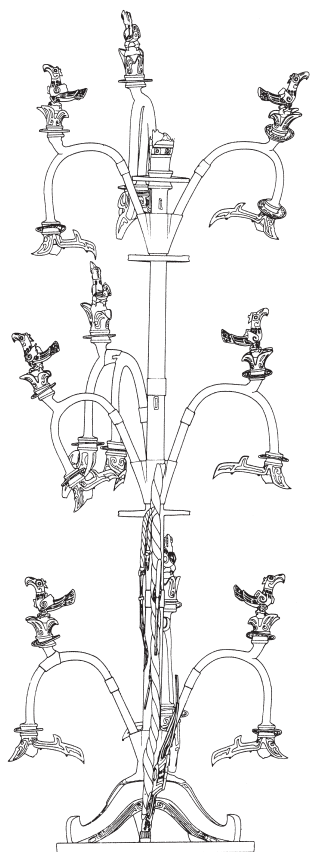


圖1 太陽樹 青銅 殷商至周 廣漢三星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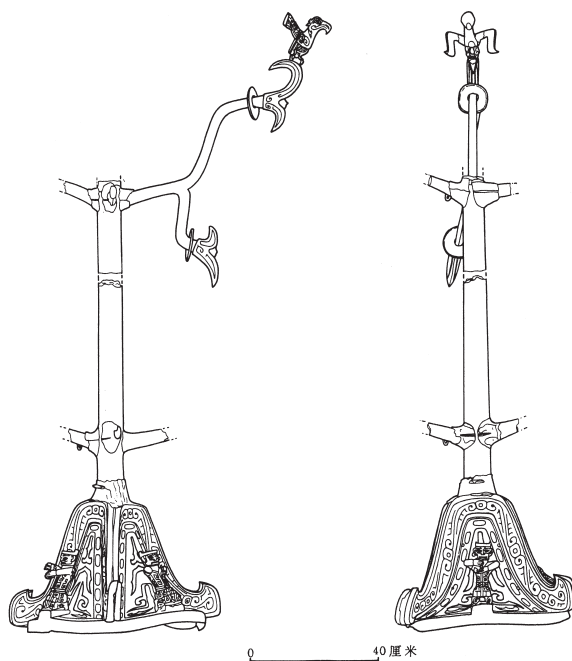


圖2 太陽樹 青銅 殷商至周 廣漢三星堆



圖3 背負日月的金雕 史前時代 河姆渡



圖4 太陽之鳥 青銅 殷商至周 廣漢三星堆



圖5 囿紋線描圖



圖6 爵柱上的囿紋 殷商後期 波士頓美術館



圖7 太陽神 殷商至周 廣漢三星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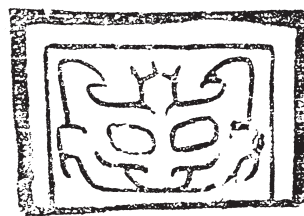


圖8 獸面紋 殷商後期 安陽



圖9 玉鳥 殷商 故宮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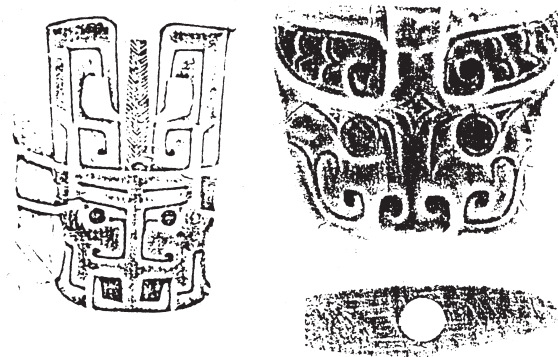


圖10左 玉器獸面 殷商 (左) 安大略皇家博物館
圖10右 玉器獸面 殷商



圖11 戴大圭獸面 婦好墓 殷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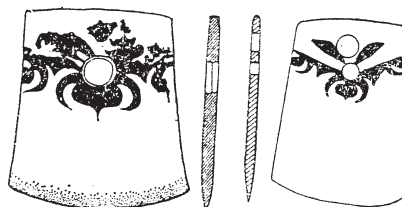


圖12 芽或蕾狀紋飾 石斧 潛山薛家崗



圖13 附於壺形角上的星形 殷商 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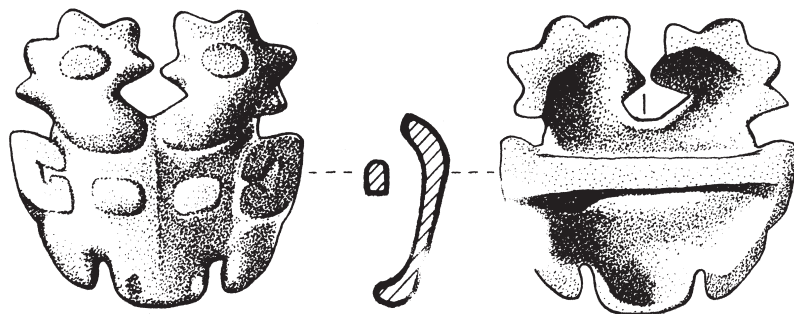


圖14 飾於馬車裝具的星形角 殷墟202號墓



圖15 有光芒之角的鳳 殷商後期 卣
樋口隆康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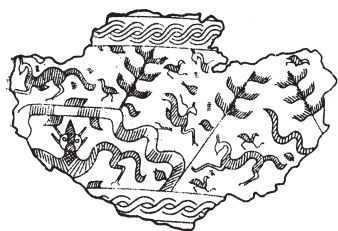
圖16 有光芒之角的鳳 西周中期 卣
奈良國立博物館



圖17 有山形紋的簋 西周中期 上海博物館



圖18 山形紋上木下獸 戰國 沔縣 山彪鎮



0 3 厘米

圖19 山形紋，上木下獸 戰國 銅器
淮高莊



圖20 山形紋與「皇」紋 西周 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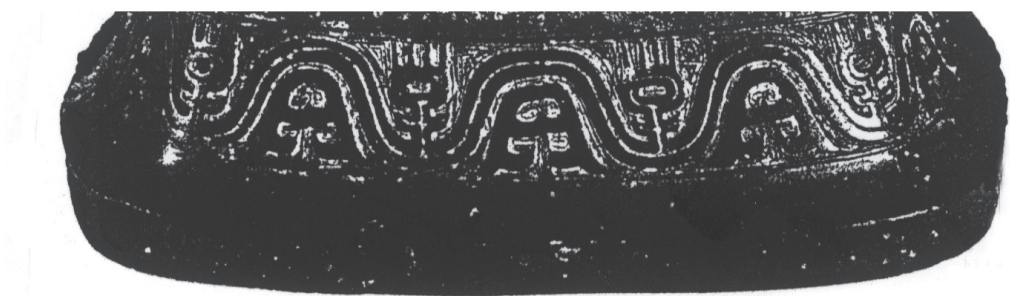


圖21 山形紋與「皇」紋 西周 壺 弗利爾美術館



圖22 戴圭鳥 西周 扶風齊家村



圖23 戴圭鳥 西周 尊 泉屋博古館



圖24 山形紋與有托葉形、圭形之太陽紋 西周 盃 扶風莊白



圖25 山形紋與有托葉形、圭形之太陽紋 西周 孟 長安新曜村



圖26 山形紋與有托葉形、圭形之太陽紋 西周 孟 寶雞眉縣



圖27 纏繞於犧首圭形鼻之羽紋 殷商 斚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圖28 纏繞於犧首圭形鼻之羽紋 殷商 卣
殷商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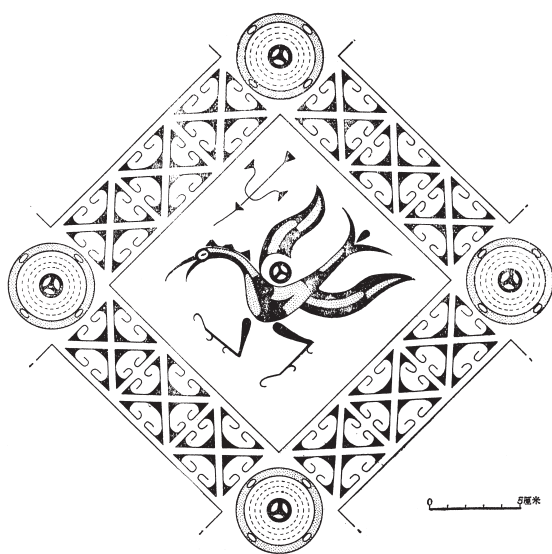


圖29 鳳紋刺繡 戰國 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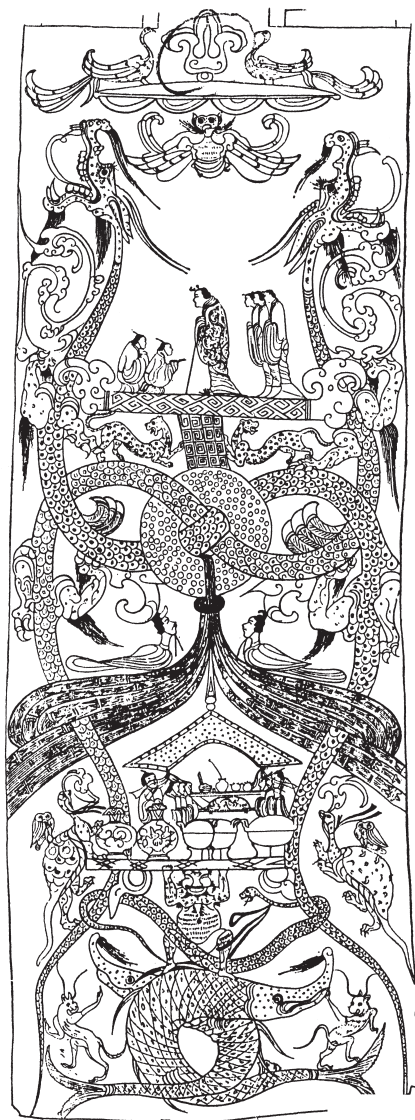


圖30 帛畫 長沙馬王堆一號墓 西漢

The Virtue of the Sun

Hayashi Minao

Professor Emeritus
Kyoto University

All of the birds on the bronze “Tree of the Sun” excavated from The Sanxingdui sacrificial pits, Guanghan City, had been took apart from the branches, and the tips of their wings had been broke on purpose. On the flower buds under these birds were found the patterns of 囀, which may have been aimed to keep the birds of the sun from pollution. The prototype of the 囀 pattern came from circular light of the sun, and it was thought to have the power of the sun—to foster all things with light and heat. Flying in the world, the birds of the sun were to spread the virtue of the sun to the world. To damage the birds of the sun deliberately was in order to destroy the virtue-distributors of the enemy country. The 囀 pattern, the symbol of the sun’s virtue, was transformed into a pattern with square shape and round corners during the late Shang period; and it was combined with the mountain-shape pattern (山形紋) in the mid Western Zhou bronze decoration and gradually disappeared in the late Western Zhou. However, on the silk banner from Tomb no.1, Mawangdui of the Western Han period, the 囀 pattern was found. Because of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this pattern, we know that the Mawangdui banner shows a scene of banquet held when the occupant of the tomb was reborn.

Keywords: Sanxingdui, the virtue of the sun, the birds of the sun, the mountain-shape pattern